

小說組評審獎

〈今天天氣真好〉

沈信宏



· 作者簡介 ·

1985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現居前鎮，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。高師大國文系、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，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。曾獲新北市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林語堂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，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。

· 得獎感言 ·

我喜歡居住在高雄，和這個城市在一起很久了，有很多想對他說的，有很多想為他用文字記錄的，沒想到卻是這樣一篇小說被看見了。高雄已經不是我小時候那樣乾淨爽朗的模樣，抬頭仰望時不再是跳入一片燦藍的池水那樣舒暢，反而像是滾入腥臭黏膩的蛛網。我喜歡我的孩子在高雄長大，但他未來的天空可能常是憂鬱的，學校裡每日標舉的旗色將決定他是否能在草地上奔跑，口罩是他們共通的微笑與表情，他們還會在午睡之後一起過敏、一起打噴嚏。希望這小說裡的每一件事都不會發生，高雄天氣永遠這麼晴朗炎熱，海天永遠湛藍，撐開世世代代高雄人廣闊的胸懷。

我已經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。

我看向窗外，可以借用媽媽的口氣說：「今天天氣真好！」，因為霧霾沒有像布偶裡的棉花一樣填滿所有街道，沒有罩住隔壁棟大樓，還看得到我的好友李佑安家裡的藍色窗簾，但小安已經不住在那裡，我不知道他搬去哪裡。

我已經快要小學畢業，六年來班上陸續有很多同學轉學離開。每轉走一個，我都會跟爸媽說，想問他們知不知道為什麼，但他們每次都不回答，只一直告誡我：「聽老師的話，管好自己的事，爸媽要工作賺錢，絕對不能轉學！」

我看向我房間裡一箱箱的玩具，是爸媽買給我的，他們每個禮拜都會買一個新玩具或電動遊戲片給我，他們不知道我已經不玩玩具或打電動了。

我想看書，看大人們看過又藏起來的書，我曾經偷到一本，卻已經不在我這裡。我現在只能看課本、學校的指定讀物，還有爸爸每天晚上會讓我用他的平板電腦讀政府發行的報紙。

我已經寫完今天所有功課，天色越來越黑，每一扇窗都像被一隻手摀住，因此透出窒息般的失焦光暈，像一團團飄飛的鬼火。

如果一直看著窗外，會覺得自己也被空氣裡密集的微塵撞擊，溶解成一團色暈，在無邊無際的霧霾裡漸漸蕩開。只有扭頭看向室內，所有事物才會找回自己的輪廓與線條，所以我們都被逼著躲回室內，用各種機器抽淨髒污，找回自己

的形狀。

外面已經全黑了，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，我想起我小學開學典禮那一天在家裡興奮地準備出門的樣子。

我記得那天爸媽看起來很緊張，他們明明已經去學校上過很多次課了，好像去聽什麼「新課綱」的內容，因為今年是第一年推行，看他們有時下班回來累得眼睛都快張不開，還得帶著筆記本和鉛筆盒去學校上課，真是非常有趣，原來我要上學會讓他們這麼辛苦。但我還是希望他們臉上能和我一樣有開心的表情，才不會將緊張傳染給我。

「新課綱」應該是一門很難的學問，所以爸爸媽媽才必須這麼辛苦，但他們都不讓我看上課的課本和筆記，說我看不懂，我瞥見過幾次，的確密密麻麻，寫得又急又快，字行都像拼歪的積木，傾斜軟倒，一整片灰濛濛的，像窗外的景色。

「今天天氣真好呢！」媽媽打起精神微笑地看著窗外說，因為看見媽媽微笑所以我的心情變得更開心，我跟著看過去，真的是好天氣呢，竟然看得到海邊的工廠一根根的煙囪正排放著濃煙。但是再遠視線就掉進一團棉絮裡，反正那裡大概就是海吧，海水很髒，小孩子不能靠近。隔壁小安住的大樓也能看得很清楚，但有時風吹來一團霧氣，敲得窗戶沙沙作響，隔壁大樓就只剩下隱約的輪廓而已。小安是我幼兒園時的好友，我們要上同一所小學，小安也正準備去學校吧，我看時鐘已經七點半了，趕緊把衣服穿好。

「配合我們開學的好心情呀，對吧，睿睿。」爸爸笑著拿口罩給我，還幫我戴上護目鏡，確認我脖子上掛著空氣清淨器，也戴上有出風排塵功能的盤帽，才幫我拿著書包準備出門。

開門之前，媽媽確認我書包裡有水壺，還有一大包衛生紙，才把門打開，她自己先鑽過微敞的門縫，在門外打一個好大聲的噴嚏，我聽見她不悅地抱怨：「大樓的空氣清淨機是不是沒有定期維修，害我鼻子又開始不舒服。」

爸爸趕緊戴好口罩，檢查我的口罩是否貼緊我的臉，跟著鑽出去，再把手上的口罩拿給媽媽，「就叫你出門前要先戴好口罩。」

媽媽拉著門把，將被爸爸擠開的門縫壓得更窄，我看見她白色的口罩塞在上邊，聲音糊糊地催促我，我出來時書包卡住一下，媽媽趕快把我拉出來，「不快一點髒空氣都跑進去了！」她的聲音沾上濕濕黏黏的鼻涕，但媽媽不想在外面擤鼻涕，因為得拉下口罩，那對她來說比鼻涕黏在臉上更恐怖。

爸爸媽媽看起來很緊張，他們開車的時候一直竊竊私語，提醒彼此不要忘記這個或那個，我看著車窗外，比家裡的窗外景色更昏暗，車燈從四處穿射過來，想要照清霧氣迷茫的路口，要等到燈光越來越近，我才能看清楚與我們擦身而過的車是什麼顏色。路燈一路亮著，我才能看到我們前後都有車，紅燈感應顯示在我們的擋風玻璃上，車子自己慢慢煞停，我發現今天不是爸爸開車，是自動駕駛模式，難怪爸爸可以一直轉頭跟媽媽說話。這也代表我不會遲到，如果爸

爸開車，總是又慢又危險，他的臉幾乎要貼上玻璃。

「爸爸，你有設定八點以前要到學校嗎？」

「有，不用擔心。」

我拿下口罩，過濾過的空氣推擠進我的鼻孔裡，媽媽也早已拿下口罩，一再擦乾她流不停的鼻水。媽媽說那是身體在排毒的反應，雖然麻煩，但很必要。有時我沒戴口罩也會這樣，媽媽說我的鼻毛長得比她還長，代表我的身體比她的更能隔絕外面的空氣，儘管媽媽每天都要我清鼻屎，睡前還要我仰頭給她檢查，但是我不喜歡，那東西又黑又黏，挖出來時會拔斷幾根鼻毛，痛得我眼睛直滲淚。如果媽媽發現我弄斷鼻毛，她還會因為捨不得而生氣。眼睫毛也一樣，我的眼睫毛長得又長又密，所以她禁止我揉眼睛，除了塵粒可能會磨傷角膜之外，也能避免保護眼睛的睫毛斷掉。

學校門口就是一個地下車道的入口，車道側邊和上面一直吹風，要吹掉車上的灰塵，最後經過一個黑暗的隧道，四面八方先噴來強力水柱，再噴出巨大的氣流吹乾。出隧道之後就可以停車，一個警衛先生拿著亮紅色的指揮棒站在入口指揮，他看起來非常忙碌，眼睛和頭不停轉動，口罩和制服都被汗沾濕，護目鏡蒸上一層霧氣。下車前媽媽提醒我戴上口罩和護目鏡，我們一起走進一個大房間，裡面有很多拉簾式的更衣間，爸媽換上一套從家裡帶來的衣服，我則是換上新制服，然後將沾塵的舊衣裝進衣袋中，再走到下一個放滿鐵櫃的大房間找一個空櫃鎖起來，我想把口罩和護目鏡都一

起鎖進去，但媽媽說口罩要一直戴著。

「誰知道別人身上有沒有很多灰塵？」媽媽嫌惡地說。

電梯口有一張校區平面圖，我看到我們所在的活動中心右邊有一棟建築物，旁邊有小朋友在翻書的插圖，建築物的名稱被一張與平面圖相同底色的貼紙蓋住，我從微翹的邊緣偷偷撕開，發現那是一座圖書館。

我跟媽媽說我想去圖書館，學校發的教科書我早就看完好幾遍，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已經教會我注音符號，我認得非常多國字，可是最好看的還是圖片，裡面藏著很多故事，書頁都被我翻到沒辦法像新書那樣緊密地合攏。我問過爸媽家裡有沒有別的書，爸媽說現在除了課本已經沒有再印書了，如果要看書，學校裡應該會有。

爸媽聽我這樣說同時皺眉，還不可置信地瞪著那張平面圖，媽媽說我們得先去開學典禮，而且還告誡我不能自己在學校亂跑，否則警衛會把我抓起來，去哪裡要先問過老師。

我們搭電梯到地面上的活動中心參加開學典禮，門口有老師拿著手持式空氣檢測儀掃描每一個進去的人。掃描我的時候，我調皮地看著媽媽作勢要取下口罩，正被另一台機器檢測的媽媽狠狠瞪我一眼，我知道她要我不亂動，這樣會增加數值，而且儘管有嚴密的管控措施，她還是不放心，因為那些灰塵太細小，肉眼根本看不到。檢測通過之後，老師向我們打招呼：「今天天氣真好！」，爸媽也熱烈地回應相同的話。進會場之後，好像身處在即將上陣殺敵的軍營裡，大

家都全副武裝地戴著口罩，露出肅殺的眼神。沒有一個小朋友像我一樣興奮，滿臉笑容連口罩都遮不住。

開學典禮時校長講好多話，他先是精神飽滿地向大家問好：「今天天氣真好！」，再提醒我們是否帶齊上學要帶的東西，包括口罩和護目鏡、一套進學校之後要換的衣服、眼鼻沖洗器、消毒的洗面洗手乳，還有大容量的水壺。這些媽媽早都替我準備在背包裡，不是家裡常用的那一套，而是全新的，有的還有我喜歡的卡通人物，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用鋼鐵人的眼鼻沖洗器，噴水時還會有發射光束的配音！

校長還提醒家長一定得用汽車接送，絕對禁止機車，因為小孩禁止在戶外活動。我以為機車已經被淘汰，因為每次我從車窗看出去都只看到汽車，但媽媽向我解釋窮人還是會偷騎，因為政府沒有嚴格取締，反正是自己找死。校長還對家長說了很多出入清潔、定期健康檢查、保持心理衛生之類的事，因為不是對我們學生說，我就不怎麼仔細聽，而且也聽不太懂。

我抬頭看見天花板上佈滿風口，一塊塊網罩切割出無限衍生的幾何圖形，還發出不懷好意的低吼好像要將我們一網打盡。看著看著校長好像就躲在其中，準備張大口將我吸入，被他帶著靜電或什麼負離子的舌頭舔淨之後，再被他吐出來，成為一個乾淨的人。

最後校長說當學生最重要的原則就是「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」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任務，我們就是要專心學習，成長為

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大人。除了學習以外的事，都不用管，國家和政府都已替我們安排妥當。

校長說完之後把麥克風放在桌上，滾動間發出間歇的高亢鳴聲，逼逼又啾啾的，好像突然被施魔法而有生命似的，我彷彿聽過這種聲音，在我很小的時候，那時我可能正從燥熱的午睡中醒來，那聲音夾雜在窗外刺目的光裡。

我腦中一直存有這個模糊的記憶聲影，不在我房間的窗戶，也不在爸媽的房間，總之那種燒灼眼睛的亮度不可能出現在這個灰暗的城市。那聲音也不可能出現在爸媽常用音響播放的音樂裡，我很確定那不是室內會出現的聲音，它是清亮的，卻又稍微被風吹鬆了原本的緊緻。我似乎還能聞到窗外那束強光從床墊裡冒出來的熱氣。

難道我小時候房子的窗戶能被推開？聲音、光亮與空氣能在室內外自由流動？不像現在的窗戶僅是一堵把我們困在室內的銅牆鐵壁。

我想不起來我在何時何地留下這個記憶，當我的視線與聽覺一再被眼前厚重的窗戶阻隔，我漸漸以為那只是我當時殘餘的夢。

但這聲音實在太熟悉，我忍不住好奇地問媽媽：「這聲音是不是很像我小時候聽過的……」。

媽媽臉色大變，我知道她一向討厭我問起這段回憶，她嚴厲地斥責：「你想像力太豐富了吧，那就是麥克風的雜音。」

我當時以為媽媽一定聽過，畢竟她的記憶比我豐富，是

因為她遺忘了？還是她缺乏想像力？還是她正在說謊？

開學典禮就在校長說完話之後結束，老師們催促我們趕緊進教室，我便把這念頭當成錯覺甩出腦袋。跟爸媽告別之後，我跑進人群裡，要走往地下一樓的樓梯之前往回望，人實在太多，我已經無法確定爸媽本來的位置，他們如果試圖搜尋我，一定也找不到，我和一大群新生身高和穿著相似，又都只露出一對眼睛，我們真像是電玩遊戲裡可以無限複製重生的小士兵。我想和身邊的人說說話，一起從容地走進教室，但大家腳步急促，眼睛直勾勾地正對前方廊道的盡頭，根本看不到旁邊正扭過頭欲言又止的我。

到地下一樓之後有一條長長的廊道，可以通往教學大樓，沿路牆壁畫上很多圖畫，夾雜著適合我們的玩具或電動廣告。我記得有一張畫好多支工廠的煙囪，裡面噴出來的不是煙，是滿天空捲飛著的紙鈔。下面有一排工人的面容，戴著工程帽和口罩以外的臉都堆滿笑意，上面落下幾個大字：「工業第一，振興經濟」。其他海報畫著洗手和洗眼睛的步驟，這些幼兒園老師和爸媽都教過，我已經非常熟練。我應該能像最後那一張圖裡的小朋友，整裝備妥所有武器，如口罩、護目鏡、消毒噴液等，準備對抗室外無形的空氣怪獸，雖是無形但圖畫仍是為它勾勒不規則的輪廓，有一顆又大又圓的黃眼睛和長滿利牙的豔紅大口。

我走進我的新教室，玄關設置了風幕機，強風從頭頂沖灌下來，幾乎快吹掉我的口罩，風卡在頭髮裡，髮型變得蓬

鬆立體。腳邊有一整圈的抽風系統，斜傾扇葉裡的黑洞急著要吃掉所有灰塵。推開另一扇門才真正進到教室，老師嚴肅地拿著手槍般的空氣檢測儀站在門邊，確認每個人的數值後才能坐下。

等大家都進教室坐好，老師又提醒我們許多校長說過的事，還叫我們將清潔必需品都放在桌上讓他檢查，他是個細心的人，走到每個人座位旁邊時會拉開他自己的口罩，俯身在我們頭頂，輕輕吸一口氣，我知道他在檢查是否殘留室外空氣的臭味，因為那最容易附著在髮上。然後他會將臉湊到我們眼前，仔細觀察口罩的顏色，如果他皺起眉頭就會拉開口罩檢查內裡，有幾個同學的口罩被他發現沒有每天更換。最後他叫我們伸出手，如果指甲尖端有白色的部份，他會拿筆用力地空戳我們的手幾下，叫我們回家立刻剪乾淨。

老師原來這麼嚴格，被他精細地檢查一輪之後，大家的身體都縮得比剛進來時小上許多，眼神和耳朵不敢離開他身上一秒，怕漏掉什麼重要的內容。但他說不用記得他，因為他只是政府和學校所有規定的執行者，每個班級的老師都會做一樣的事、說一樣的話，他說我們也不用記得太多同學，因為我們需要花全副心力去記得課本裡的知識，維持好自己的身體健康，沒有時間投注太多情感在老師和同學身上。

「今天天氣真好！」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第一句話

「管好自己事！」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最後一句話。果然跟校長和其他老師很像，他們的身影好像全部重疊在一

起，每次回家若我試著回想老師的面貌，都只能模糊地想起他銳利的眼神，像黑夜鏡中某些角度才會折射的反光。

仍有同學不遵守老師的規定，像總是偷偷不洗眼睛的許依晴，每天早上進教室和午睡前都得沖洗眼鼻，即使大家都不愛沖眼睛，因為怕被老師發現，也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都會忍著不沖完，我一直以為大家都有確實做到。後來老師定期檢查眼鼻時發現許依晴的眼皮裡有結石，老師才知道她只沖鼻子，沖眼睛時故意不裝水，只噴空氣，因為她眼睛小又近視，常常沖不準，而且她用的是舊式手動的沖洗器，不像電動的有較柔和的水柱，也不能自動掃描眼珠大小與範圍。

記得那時老師檢查到之後，教室裡的空氣瞬間凝結，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消毒液對著自己的手快速噴了好幾下，再叫全班同學一個一個過來看許依晴的眼睛，她一直哭，老師逼她自己撐開眼皮。輪到我看時她一直眨眼睛，眼珠上整片濕氣不停被她擠擰出來，我什麼都看不到，困惑地望向老師，老師用力拍桌，許依晴的手指和眼皮才一直發抖地露出裡面黃黃的小顆粒，但一下子又被淚水淹沒。

之後許依晴就不再出現，她抽屜裡的東西很快被清空，她是第一個消失的同學，沒人問起她，老師也不解釋，我猜她去醫院治療了，爸媽也不想回應我的猜測。

後來有兩個同學因為盪鞦韆而消失。從教室窗戶可以看到學校外面一片霧濛濛的，雖然大多被黃土覆蓋，但仔細看

能發現中間有一個紅色的圈，那應該是跑道吧。現在的跑道在體育館二樓，跑道邊有一圈欄杆，欄杆下面就是籃球場，不敢想像跑道怎麼會蓋在外面，爸媽說如果迫不得已得去室外得戴上面罩，家裡的櫃子裡有，我試戴起來又重又醜，好像一隻巨大的蒼蠅，而且呼吸變得更吃力，汗一下子就滲滿整臉，怎麼可能戴著面罩去外面跑步？外面還有一個鞦韆架，兩個鞦韆孤零零地一動也不動，風來的時候可以隱約看到它們在煙塵裡顫抖。

外面為什麼會有跑道和鞦韆？我問爸媽，他們不知道，然後就不想再回答，被我問煩了，才說他們以前也都在室內玩，不可能去室外。那會是更久以前的東西嗎？以前的人，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動嗎？還是那只是從室內淘汰的廢棄物？

一個叫王尚凱的同學很想去坐那個沒人搶的鞦韆，我曾經偷聽到他在窗邊喃喃自語。他活潑好動，每次下課鐘響就立刻衝去地下一樓的遊戲廣場，我們教室在三樓，跑到廣場時都快要上課，根本搶不到鞦韆，我以為他只是妄想，因為所有通往室外的通道都被封鎖了。

有天外面下起小雨，窗戶被滴出一圈圈黑漬，黏在窗上的水珠跟外面的空氣是一樣的顏色，我聽見王尚凱在窗邊小聲地說：「下雨就可以出去玩了！」，然後就不見人影。

我知道下雨過後空氣會變得比較乾淨，可以看到更遠的地方，但那是要很大很大的雨才行，而且老師說過不能去戶外，出去就會被關進醫院檢查，不能再回家或上學。那節下

課我一直貼在窗邊穿過髒污的水滴盯著鞦韆架，希望王尚凱跟我一樣不知道出去的路，但王尚凱竟然真的出現在樓下，變成一顆小黑點，興奮地跳上那架鞦韆，只戴著薄薄的口罩，他越盪越高，鐵栓的摩擦聲好大，好像下一秒就要解體一樣，他還站起來，用力蹲幾下就讓鞦韆甩得更高。他會不會飛出去呢？空氣裡的灰塵不會刮傷他的臉嗎？雨水能夠這樣直接接觸到身體嗎？他這麼大聲，不怕被別人發現嗎？

有幾個同學聽見聲音也靠往窗邊，臉色陰沈地向下看，但他們看一眼就離開，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們班的同學吧，其他沒有出去玩的同學大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地看書、寫功課，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。我的行為因此顯得非常奇怪，是不是我不應該繼續站在這裡，窺看別人發生的事。

沒過多久，警衛先生戴著面罩衝向王尚凱，他急忙把手上的另一個面罩套在王尚凱的頭上，王尚凱最後被我看見的表情是一臉疑惑，然後五官就被擠成一團。校門口閃爍著救護車的光和急切的鳴笛聲，老師大吼的聲音一直從底下傳來，但找不到老師在哪裡。

上課鐘聲響了，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坐好，我也回去坐好，拿出這一節課的課本，等待老師出現，並暗自祈禱老師不要遷怒在我們身上。我看向王尚凱的座位，發現有些人也和我一樣看著那個空座位，我知道王尚凱不會再回來了。

老師走進教室時果然非常生氣，動作比平時更用力，但

他只大聲說一句：「我再說一次：千萬不可以去外面！」就翻開課本準備上課。

我實在太想解開心中的疑惑，而且不是我闖禍，老師應該不會罵我吧，我鼓起勇氣舉手發問：「外面為什麼會有盪鞦韆？是不是以前的人可以在外面玩？」

一個和王尚凱一樣，下課時總是急著跑出去玩同學搶在老師說話之前說：「我爸爸說他們以前都在外面玩！」

老師的表情變得比剛剛進教室時更可怕，他冷冷地說：「不可能，外面只有車子可以走，老師以前小時候就是如此，老師的爸媽小時候也是這樣，外面那個是學校要淘汰的老舊設備，放在那裡等回收車載走。」

雖然老師說中了我其中一個猜測，但那個同學也說中了另一個，我心中仍充滿疑惑，我看向小安，他只對我輕輕地搖頭。

那天放學我想去找老師再多問一些問題，我猜老師如果不站在講台上應該會比較溫和，說不定會為我解說更多。但辦公室大門緊閉，傳出很多人說話的聲音，校長好像也在裡面，我聽見老師很生氣地說：「學校和政府急著推新課綱，配套措施都沒跟上，鞦韆、圖書館都還沒拆除，造成我們老師很多困擾！」

校長也很生氣地罵警衛：「你警衛室監視器和警報都裝了，還會發生這種事？」他又繼續罵了很多人，辦公室像是彈藥橫飛的戰場，我不敢聽太久，怕這熾熱的怒火延燒出來。

隔天那個說他爸爸以前都在外面玩的同學轉學了，我上學時看見他爸爸匆忙地去找老師，我也就跟著去辦公室外面偷聽，老師把他抽屜的東西還給家長，說：「如果無法配合新課綱，就轉學去東部或山區的舊課綱學區。」

那同學的爸爸著急地問：「我工廠的工作怎麼辦？」

「東部有不同的工作，雖然賺比較少，但也不用花很多錢，而且你們在舊課綱學校學習應該會比較快樂，新課綱學校不可能接納你們這些保有舊思想的學生與家長，會污染別的小朋友。」老師的口氣越來越冷淡，「我們已經通報教育局和都市發展局，他們近日會發轉公文至家裡，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說明與安排，輔導室已核定心理不適，啟動轉校流程，勞工局也會輔導您職訓與就業。」老師最後說得又快又急，那同學的爸爸再也沒發出聲音。我當時聽不太懂，只是記住老師說的話。

後來又有同學消失。那天我們全班從早上開始一起流鼻水，平常頂多幾個同學在不同日子輪流過敏，但那天特別奇怪，第一節下課垃圾桶就被衛生紙塞滿，還有幾個同學趕緊請假回家。老師匆忙跑進教室，檢查教室後面掛著的空氣檢測儀，發現數值比平常還要高，但沒有到發出警示音的地步。

大家其實都知道是誰，他座位周邊的同學都請假回家了，那同學身上散發一股臭味，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手持式空氣檢測儀走向楊大昌。我猜一定有同學先跟老師說了，老師才會立刻發現是他，但大家只是低頭看著自己的桌面或課

本，很少人像我這樣直接看著害怕到頭都快伏到抽屜裡的楊大昌，還一直想自己櫃子裡有沒有另一套新衣服可以借他。教室裡打噴嚏和擤鼻涕的聲音沒有停過，而且還賭氣似的越來越大聲。

「你沒換衣服嗎？」

我只看到楊大昌嘴巴微微蠕動，聽不見任何聲音，老師因此必須彎下腰靠近他，但老師的手緊緊壓住自己的口罩，我猜老師心裡一定很後悔沒有戴上面罩。

「你有換？什麼？你自己走來學校？警衛不知道嗎？」

楊大昌被老師的怒氣嚇到抖個不停，他為什麼要自己走來學校呢？他爸媽的車子呢？他不知道那些灰塵能鑽進每一個微小的縫隙嗎？不用說書包裡的衣服，他此刻的身體可能像一個快盛滿的沙漏，他在學校的時間也已經快要漏盡了。

我不想再看著楊大昌難以辨識的嘴型，他像是躺在砧板上喘氣的魚，我覺得一直流鼻水的我們就是那塊將他推向刀刃的砧板。我的鼻水又慢慢滑出來。今天放學後滿身大汗的警衛先生又要在辦公室的門後被罵了。媽媽說流鼻水就是在排毒，鼻水讓我的眼睛也乾眨個不停，一直擤反而會讓我頭疼，但讓他流出來又會讓鼻子癢，直打噴嚏，所以我就拿衛生紙輕輕貼住鼻孔，讓一張張衛生紙被我鼻水暈濕，變得軟皺。

楊大昌後來自己走出教室，大家紛紛抬頭注視他的背影。我想像他腳下踩著我們鼻水流成的水流，滑出教室、滑上外面又在鳴笛等候的救護車，滑到一個我們不能到達的遠

方。不好意思楊大昌，我想讓鼻水不要再流，但直到你走了之後它才慢慢停下來。

楊大昌走了之後社會老師走進來，他推著一台巨大的空氣清淨機，放在楊大昌的空座位上，插頭剛好就在旁邊。

老師開始上課，介紹國家近年的發展，他說我們國家十幾年前流行抗爭，政府便順應民意管制工廠的運作，但後來經濟重挫，落後致力發展工業的其他競爭國家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，所以後來人民和政府達成共識，無條件全力發展工業，有些當初的抗爭首領還成為工廠或企業的社長。老師說空氣早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很髒，不全是工業造成，人類已經習慣避開空氣，盡量在室內活動。政府努力設置許多空氣淨化系統，承諾人民只要待在室內就一定能保持健康。

最後社會老師在打鐘前又說了那個我早聽膩的結論：「所以你們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」

反正這世界從以前到以後都是現在這個樣子，大家也都是用一樣的方式生存著，不用多想什麼，就一直專注地管著自己變成像爸媽一樣的大人，為自己賺錢，也為國家賺錢。那時我幾乎快被說服了，如果我的記憶差一些，不要一直想起小時候所看到的窗外風景的話。

楊大昌消失那天，我回家跟爸媽說又有一個同學不見了，爸媽臉上的笑意盡失，非常緊張，一再提醒我：要好好學習，少去管別人的事，少交朋友，沒人知道他們在想什麼，私底下做了什麼不合規定的事。如果我不遵守學校規

定，我們全家就不能住在這裡，他們不再能賺很多錢給我買玩具，暑假也不能出國玩。

我看向窗外，突然地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窗外風景，模糊的記憶似乎變得更清楚一些，那時除了聽到不是樂器或人聲的輕巧音階之外，我想起還有一片隨風搖擺的綠影。但現在外面什麼都沒有，只有刮過來又刮過去的塵沙。我轉看窗外的上面，有隱隱約約的光源，那上面有什麼呢？撥開不同濃淡的灰色之後，會是更濃的灰色流進來嗎？

我努力想記起以前的事情，我一直有一種世界漸漸縮小，最後將我封鎖在盒子裡的幻覺。我甚至覺得每個大人跟我有一樣的感覺，所以他們看起來都像被綁上了無形的鐐銬，鬱鬱寡歡。爸媽常看著窗外嘆氣，是不是他們眼裡的窗外和我現在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風景，曾經在窗外的事物都已不再存在，所以他們在心中哀悼那些消亡？

我偷偷趁大家都不在的時候問李佑安他的爸媽有沒有這種狀況，我和小安常會私下聊天，但沒有很多機會，如果看到我們聊天，大家會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們。

小安的爸媽是老闆，他說他爸媽不常在家，在家也都在講手機或打電腦，他覺得他們不憂鬱，每天都很開心，因為他們常常買新東西。他媽媽最近買包包和項鍊，爸爸買一棟山上的新別墅，暑假小安會住在那裡，他爸爸說山上的樹會更新小安的身體。小安說這是秘密，照理說住在新課綱學區的小孩不能去山上或東部，因為那是舊課綱學區，但他們家

太有錢了，所以能不被任何人發現。

住在山上跟住在大樓裡有什麼不一樣呢？山比大樓高嗎？小安在那裡一樣會一直待在室內望著窗外嗎？那裡的空氣有不一樣的顏色嗎？樹是什麼顏色和形狀，會像灰塵跑進身體裡嗎？為什麼能讓身體更新呢？我心裡有太多疑問，我覺得我的身體不再和小安的一樣，我只是一個被遺棄的舊玩偶，脫線發黃，拿起來還會激起綿密的塵絮。

我猜我會有這麼多疑問是不是因為我看太少書，老師說看書可以增加知識，政府這學期開給我們的書單有五本，都是繪本和圖文書，五大箱就放在教室後面，每個人都能分配到一本。我們讀完了「討厭鬼上學去」，講一個討厭鬼上學學了各種規矩和知識之後，變得不再討人厭。現在正在讀「都市奇遇記」，裡面有一個東部來的小朋友在都市迷路，經過眾人的協助終於回到安全的室內並接受治療的故事。我已經看過好多遍了，但老師教的總是比我讀的速度還慢。

我問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書，老師說一年級上學期只有這五本書可以看，其他的要等下學期，而且他認為我看不懂，我又問老師圖書館裡是不是有更多的書？老師說圖書館的書都發到各班教室裡了，而且學校圖書館正在整修中，裡面只有工程的灰塵，沒有書。

「你如果進去，會吸太多灰塵，一定會被送去醫院！」老師的眼睛瞪得好大，如果被關進醫院不知道能不能離開，聽說鼻子會被插上管子，身體變成一個任人檢視的容器，我不

敢再想，而且圖書館的鐵門又重又硬，不是我能輕易打開的。

我趁放學教室都沒人的時候去翻了各年級教室裡的五本書，越往高年級，書裡的圖片就越來越少，我沒時間細讀裡面的文字。有圖片的書大多畫出窗外的景色——工廠、煙囪、密集的大樓，或是室內的場景，找不到山、樹，或是什麼新的身體。

我還偷拿一本回家問爸媽，封面畫著一個開心的男孩，我猜想那是不是被更新的身體？爸爸先生氣地問我這書從哪裡拿來的？我說這是別人掉在地上的，爸爸又罵我：「不是叫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嗎？」

他翻開書之後表情奇異地被撫平，他突然很有耐心地跟我解釋書的內容，裡面寫一個男孩成功的故事，從小努力讀書，乖巧地聽爸媽和老師的話，之後研發出工業新技術，為國家賺取更多利益，之後決定從政，為更多人民謀取福利。爸爸說這就是我們市長的故事，他讚美我撿到一本很好的書，雖然他和媽媽只是工廠裡的小小作業員，但他希望我未來能和市長一樣，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不起的貢獻。

爸爸最後將書沒收，沒有關係，我不想看那本書，感覺爸爸並不會向老師告狀，因為這已經超出我這學期被允許的閱讀範圍，如果問太多問題，或是知道太多大家不知道的事，會像之前的同學們那樣，從此消失在這個學校或城市裡。

我還是想看山的照片，圖書館或許有。體育館有各種體育器材和場地，餐館有飯也有麵，那圖書館也應該有更多種

類的書才對，老師可能不想讓我看才對我說謊。我問小安要不要跟我去圖書館探險，因為我實在不敢一個人去，但小安先是狐疑地問：「真的還有其他的書嗎？我家也都沒有其他的書啊！」

連小安家這麼有錢都沒有其他的書，我開始有點懷疑：「可是大人也會每學期看不同的五本書吧，所以我猜圖書館裡有。」

「老師說我們只能看這五本，而且其他書我們也看不懂啊！」小安擔憂地望著我，再說：「老師說灰塵很多，你不要去啦！」

我幾乎快被小安說服，最後他對我眨眨眼，「不然，我幫你偷拍幾張山上的相片就好了！」

因此我克制去圖書館的慾望，也壓抑自己不再追問老師和爸媽關於圖書館的問題，我練習和大家一樣，安靜地上課，準時交作業，按照老師的指示完成每週課程與閱讀進度，只回答老師提出的，而且我也剛好會的問題。

我沒跟小安說，我後來偷偷去探查過很多次，終於知道該從哪裡進去，側邊有一扇窗戶勾鎖鬆脫，只要用力搖就能打開，粗心的警衛先生一定又沒有發現。發現窗勾鬆脫的那天，我推開窗和窗簾向內偷覷，裡面沒有工程進行時凌亂放置的各式工具與層梯，只有一排排書櫃靜靜地在陰影裡排隊，架上的書剩下很少，幾乎都被搬到閱覽室的桌子上。一疊一疊高低交錯地佔滿好幾張桌面，像是被縮小的都市模

型，我不確定那些書是不是指定讀物。我仍是興奮難耐，因為裡面根本沒有工程，老師果然一直在騙人，說不定那些書是我從沒看過的！那天我沒敢跳進去，我的腳一直挺不直，我實在太害怕。

後來有一天升旗時，校長宣佈圖書館隔天就要進行改建工程，請大家避開工程區域，圖書館將改成可以放更多電腦的電腦教室，大家不知道什麼是電腦，校長仔細介紹電腦可以玩遊戲，如果我們學會使用，可以賺更多錢，他說我們爸媽的公司裡一定都有。大家聽了之後異口同聲地歡呼，想趕快看看電腦到底是什麼神奇的東西。

我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，雖然我不確定圖書館裡到底有沒有我想看的書，但如果有的話，豈不是明天全都要被丟棄？

所以我下定決心，放學後來到圖書館前，決定要真的闖進去一次。鐘聲又響了一次，我站在貼著「整修中」佈告的圖書館門口，鐵門蒙上一層厚厚的灰，自從我入學以後圖書館就從沒開放過。

在這個時間進去，一定不會被發現的，我好想看那桌上的書，雖然我可能看不懂全部的字，如果有標上注音，我可以看懂更多，我最希望找到山上的圖片。我回頭看那條空蕩蕩的廊道，因為在地底所以隔絕所有外面的聲音，只有燈管滋滋地煎著冷白的空氣，還有藏在天花板裡的幾台空氣清淨機呼呼地抽風，所以只要有人靠近一定聽得到。廊道的盡頭右轉可以通往活動中心停車場，我想起我開學時和爸爸媽媽

牽著手，帶著一張天真無邪的童稚面容走進來的畫面。

我躡手躡腳地翻進窗裡，往閱覽室的桌子走去，但我輕緩的腳步還是踩碎凝結的空氣，在空蕩的室內碰撞出層層疊疊的回音。

我緊張地四處張望，看見頭頂有一顆閃著紅光的鏡頭，我開始害怕，想立刻再翻出去，但我的身體不自主地緩慢爬向堆滿書的大桌，就在我只差一步的時候，我聽見外面的走廊傳來快步奔跑的聲音，慌亂中我隨便拿一本書，就蹲低身子爬回窗邊，確定腳步聲還有一段距離，再立刻翻出窗外，小心地把窗戶掩緊。

然後我看見小安站在我身旁，慌亂間我不知道該把書藏在哪，他立刻揣進他的包包裡，警衛先生隨後喘吁吁地出現，他的頭像被整盆汗水淋過，生氣地問：「都放學了，為什麼還在這裡逗留？這裡在進行工程，不可以靠近！」

小安冷靜地回答：「我們在找早上弄丟的彩色筆。」我跟著點點頭，立刻蹲下伸手探尋。

警衛先生一直在旁邊監視我們，後來我們對彼此說可能早被別人撿走，決定不再找，警衛先生繼續跟在我們身後，看我們各自上車回家。

一路上小安的眼睛裡塞滿訊息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對我說些什麼，他只在我們並肩走向校門時對我低聲說一句：「我爸爸不讓我去山上了。」

爸爸已經習慣我遲到上車，看我汗流浹背、喘個不停，

也沒罵我，只簡單地問：「又弄丟什麼，找到了吧？」

我一直忘不掉小安離開時的眼睛，以前活躍的亮光與笑意全都沉進他的黑眼珠底，他的眼睛似乎變成一扇囚窗，我一邊擔心小安，一邊回答爸爸：「小安替我找到了！」

隔天好多貨車開進學校，雖然都被帆布蓋著，但我知道圖書館裡的書一定全被載走了。我等不到小安出現，只看到小安的爸爸來找老師，老師後來叫我把小安的東西收進一個袋子裡，再拿去給他爸爸，老師嚴肅的表情底下有明顯的惡意，所以嘴角一直向上跳動，他是故意的，他知道我很難過，因為學校裡唯一會對我笑的人已經消失了。

「佑安要轉學了。」他爸爸皺緊眉頭，自責的氛圍緊緊包裹著他，讓高大的他變得好渺小。「這是他要我轉交給你的。」他遞給我一個信封，我知道小安不可能把整本書還給我。

我回家之後才敢打開那封信，裡面只有一張被整齊地修剪過的圖片，依據背後所印的字校正上下之後，下面是一片綠色，近處呈現毛巾刺茸茸的感覺，遠處則是一片平滑的綠黃交錯，中間偏右插著一根像花椰菜一樣的東西，花椰菜的梗是黑的，底部向左邊垂直拉出一塊黑影，上面是漸層的藍色，越上面越深，中間卻有一些忘記塗色的白色區塊，像是畫筆的顏料畫到最後乾枯的觸感。

連室內都沒看過這樣鮮麗分明的色彩，我把圖片放在房間裡色彩繽紛的卡通壁貼旁，再放在學校發的繪本內頁上，都不對，明顯不相搭襯。我不確定這圖片究竟是相片，還是

圖畫，是真實，或是幻想。這是從我偷來的書裡剪下來的嗎？裡面有小安說的山和樹嗎？可是小安沒看過啊？

最後我走到窗前，那天天氣不好，看不到小安家，我把圖片貼在窗上，小安家似乎就變成這張圖片，他可能就躲在那根黑梗後面，等著我去找他。

窗上這塊藍色像一場雨向我撲來，把窗外所有灰暗的空氣全部沖散，奪走我全部的注意力。於是我的窗上又開了另一扇窗，我覺得這圖片就是應該放在這裡，似乎能疊上我腦海裡糊散的，小時候我看到的那片窗外風景。

儘管我還是不敢確定這是真實存在，或曾經存在世界某處的畫面，但我確定不管天氣好或天氣壞，與圖片相比之下，窗外城市的調色都太單調，太缺乏美感與想像力，像我教室抽屜裡那個留下許多空格、少了好多筆蓋的彩色筆盒。

後來只要我一個人房間裡，看見我投映在窗上的臉越來越晦暗，我就把圖片貼在窗上。

我的思緒回到現在，外面已經全黑了，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，六年級的我已經找不回一年級時那種天真自在的表情。

我又把圖片貼回窗上，看著圖片，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，校長、老師還有爸媽的話都充滿謊言。謊言就像外面的飛塵，永遠不會散盡，永遠將我困住，世界的真相將一直被埋在霧霾裡。

為了爸媽，我不會戳破謊言，也不想讓自己消失在謊言

裡，然後去尋找真相。只要黑暗的沙塵填滿整扇窗，我就會自動尋找那個燦藍的角落。然後我就會立刻變身為那根花椰菜，不用穿戴什麼、沒有風，也沒有會模糊畫面的空氣，就這樣平穩安適地站在軟綿綿的綠色毛巾上面。

媽媽在外面喊我吃飯，一邊說著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超市有很多新鮮的蔬菜，快來吃！」

我把想回答媽媽的話含在嘴裡：「今天的天氣才不好呢！」，推出一條門縫，看見爸爸正在吃飯，幾根手指和眼睛都黏在手機上，媽媽坐在餐桌上托頰看向窗外，她的眼神應該是因為被那扇窗截斷而顯得空洞吧，他們沒開音響，整個屋子充滿清淨機運轉與細塵刮擦窗面的聲響。

我走出房門，媽媽的表情頓滯幾秒才拉起委頓的嘴角，露出笑容，爸爸抬頭快速地對我微笑後，再低頭躲進手機的光罩裡。我開始能察覺那些表情背後其實只有幾根支柱勉強撐著，爸媽的記憶中存有更多圖片與聲音吧，他們卻選擇這樣危危顛顛地活在謊言裡。

如果我躲進這些光明背後的陰影裡，揭開他們有如口罩一般的笑容，他們也只是跟著我一起坍塌，再被快速清運，成為下一個搬走的空房和空下的教室座位。而且或許因為這樣，他們再也不會對我笑了，但我一直覺得他們的笑容是窗戶裡面的世界最鮮艷的色彩。

我走進媽媽的視線，背對著窗戶，一步一步把她的視線捲收進我眼裡，我笑著回答：「今天天氣真的很好呢！明天一

定也是個好天氣！」

然後我坐上餐桌，捧起騰煙的飯碗，用幸福滿溢的口氣說：「我在房間都聞到菜香了！謝謝媽媽煮飯！謝謝爸媽辛苦上班賺錢！」

聽我這麼說，我們全家都笑出聲音來。

這是一個近未來的預言小說，描寫在不久的未來，空污嚴重到妨害日常生活，有能力特權的人遷徙到乾淨的區域，而一般人留在充滿污染的區域生活。政府所做的並不是解決汙染問題，而是以高壓專制的管理與教育方式來控制人民的生活。出入必須戴著面罩，不能暴露在外，若有違規與疫病感染給他人的國民必須被隔離懲罰。

更重要的是不能提起歷史，那個汙染尚未降臨人們可以戶外行動、空氣曾經清新的歷史，不能知道另一個特權區域生活方式的壓制，不能思考其他生活的可能性。

作者以兒童的角度寫這些觀察，由於是近未來，讀起來感受並不跳躍奇幻，許多物件與情節甚至與現在的社會現象重疊。主人翁觀察父母師長的蠻橫粗暴卻又無力的狀態，疑似遭汙染的同學消失的情節，他也嘗試到將被拆除的圖書館，偷走一本書，想知道自己不允許被知道的世界是什麼樣子。

精彩的是最後的反轉，孩子出自本能與觀察，知道成人隱瞞了他們真相，但孩子出自愛，出自憐憫，配合大人演戲，並反過來說假話鼓勵了大人，權力上下發生了逆轉。

在類似題材中，這篇作品在限定的規模篇幅中，處理出鮮活而真誠的情調，而結尾令人印象深刻。